



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经验及其模式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英] 迈克尔·奥克肖特 著
吴玉军 译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经验及其模式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英] 迈克尔·奥克肖特 著

吴玉军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验及其模式 / (英) 奥克肖特著; 吴玉军译.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4

(历史哲学译丛)

ISBN 7-80554-477-8

I. 经… II. ①奥…②吴… III. 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606 号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本书经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独家出版发行 2005 年中文简体字版,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或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或图片。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4508

经验及其模式

JINGYAN JIQI MOSHI

[英] 迈克尔·奥克肖特 著

吴玉军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3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54-477-8/B · 13

定价: 30.00 元

《历史哲学译丛》序

多年来，我对历史哲学研究有着持久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而且对哲学和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哲学的历史（history of philosophy）得到了详尽的研究，但是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研究却仍然比较薄弱。为了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愿望：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欧美有关历史哲学的重要著作。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相信，这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会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展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历史哲学，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相互之间对差异的惊叹上，而是成为社会形成的相互塑造的力量。可以说，对目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而言，“他者”不只是相互比较中认识论上的必要参照视角，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各自本体论生成的现实的力量。换言之，我们不仅通过他者发现自己的特性，而且在自身之内就存在着他者的因素。

在欧洲，成系统的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動能力大大提高，这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乡村小道上慢行的牛车，为风驰电掣的火车取代；飞奔的快马纵使再加鞭，与今天的超音速的飞机相比，也只能望“空”兴叹。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成为明日黄花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人们只能哀叹“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几天”。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表征，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驻”。历史变化已经不是哲学家的思考，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历史断裂的缝隙比较明显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历史“连续性”问题。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

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年复一年重复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球化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确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历史的变化使人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发展断层及其连接点，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让人们可以在差异中思考人类的认同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描述特殊性和个别事件的历史学与思考普遍性和共同观念的哲学找到契合点。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产生了。

二

20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历史进步。十月革命的炮声曾经被亿万人民当作新社会出现的春雷，它也的确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做标准，完成对世界和历史的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9·11”事件使“文化冲突”从观念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保证其运行效率的模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

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是活动规律，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对当代历史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其中就有以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历史的意图和效应。美国的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分化的一种塑造力量。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公开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我们塑造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争夺表达历史的话语权。

再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切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全球化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

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阈。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三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有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历史哲学理论，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我们准备把历史哲学名著的翻译，作为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工作进行下去。鉴于我国目前历史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在选取译介对象方面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注意不同历史哲学理论或流派的平衡。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有很大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学说和体系。如“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新叙述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等等。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对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注意不同研究领域的平衡。在选择研究领域方面，我

们涉及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方面的著作，尽可能给读者一个有关西方历史哲学发展最新动态的简化了的全景图。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保持与他们进行对话的能力。

第三，注重作者的学术影响和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我们是选择名家的名著。奥克肖特、克罗齐、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加登纳、凯尔纳、奥拉夫森等，都是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他们的论著塑造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图景。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有助于我们尽快地接触并领悟西方有关研究的最高理论水平。

本丛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破，还表现在对“历史哲学”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另一个突破是建立在前一个突破基础之上的，由于扩大了历史性概念的适用空间，我们就把历史视野扩大到了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为今后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限于学识和水平，译丛的选材和翻译的内容肯定仍然存在某些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推进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韩震

2004年12月2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序 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非常感谢索利教授、乔基姆教授以及 J. S. 博伊斯·史密斯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他们的诸多批评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使我更正了许多缺陷。当然，他们不应为本书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和不足负责，没有他们的慷慨帮助，这些缺陷将会更大。

迈克尔·奥克肖特

1933年8月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导言 | 1 |
| 第二章 | 经验及其模式 | 9 |
| 第一节 | 经验在任何地方都包含着判断 | 9 |
| 第二节 | 经验与真理 | 26 |
| 第三节 | 经验与实在 | 48 |
| 第四节 | 经验模式 | 69 |
| 第五节 | 哲学 | 81 |
| 第三章 | 历史经验 | 85 |
| 第一节 | 导言：历史是一个观念世界 | 85 |
| 第二节 | 历史世界：关于过去的观念、真理、 实在和解释 | 99 |
| 第三节 | 历史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世界 | 143 |
| 第四节 | 历史学与实践、科学的关系 | 153 |
| 第四章 | 科学经验 | 165 |
| 第一节 | 导言 | 165 |
| 第二节 | 科学方法 | 168 |
| 第三节 | 自然 | 183 |

| | | |
|------------|------------------------------------|------------|
| 第四节 | 科学世界的逻辑结构：归纳、统计性 归纳、概率和假设 | 196 |
| 第五节 | 科学是一个抽象观念世界 | 205 |
| 第六节 | 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 | 212 |
| 第七节 | 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 | 225 |
| 第八节 | 结论：科学统一体 | 233 |
| 第五章 | 实践经验 | 237 |
| 第一节 | 导言 | 237 |
| 第二节 | 实践是一个观念世界 | 240 |
| 第三节 | 实践经验的一般特征 | 246 |
| 第四节 | 实践的假设：(1) “实然” | 252 |
| 第五节 | 实践的假设：(2) “应然” | 263 |
| 第六节 | 实践是对“实然”的改造，以便使 其与“应然”相符 | 277 |
| 第七节 | 实践是一个抽象观念世界 | 284 |
| 第八节 | 实践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 | 298 |
| 第九节 | 实践与哲学 | 303 |
| 第六章 | 结语 | 309 |
| 第一节 | 重申经验及其模式理论 | 309 |
| 第二节 | 伪哲学的经验：伦理学 | 318 |
| 第三节 | 再论哲学 | 332 |
| | 译名对照 | 342 |
| | 文献索引 | 352 |
| | 译后记 | 354 |

第一章 导 言

对哲学的兴趣最初通常是由一种不太相关的冲动所唤起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世界和自我的冲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关照世界和自我的冲动。在哲学中，我们寻求某种类似智者在福音书中寻找的东西；寻求指导人们做有价值的事情的方法；寻求某种可信的证据，以证明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一件卑劣的事情；寻找某种东西，以使人类存在的神秘性更易于理解。思维最初与一种外在的行动欲望相关。或许，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会认识到，哲学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意义，并且哲学也不能为它忠实的追随者们提供任何会被误解为一种训诫的东西。当然，一些所谓的哲学家为这种特殊的误解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每个哲学家几乎总会包藏野心，这种与哲学无关的野心经常是传教式的。但必须牢记，在轻松活泼的旅行中，我们不应当追随哲学家。

我们需要避免的不仅仅是这一个错误。纯粹好奇的冲动是与哲学息息相关的。当对知识的贪欲使我们倍感心神疲劳时，哲学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来，没有什么东西不为哲学家所知晓。哲学家对愚昧无知的痛恨，远胜于对聪明睿智的酷爱。但是，这种对包罗万象的知识的盲目追求并不比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到哪里去。这种作法是与哲学的品格毫不相关的，

因为当我们热衷于一种整体性、完整性的东西时，我们必定会放弃那种纯粹是百科全书式的东西。那样的博学之士并不是哲学家；哲学家与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很少或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在思想的孩提时期，知识尚未分化，每一种新知识都因其新颖性而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在这个时期，包罗万象的知识才能满足哲学欲望。当今，我们更多地意识到的是知识的无用而不是它的福祉，因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期望一部百科全书会引起一位哲学探询者的兴趣。

但是，当摒弃包罗万象的知识，并赞同将有效知识作为哲学的目标时，仍然不止有一条路子可供我们选择。当前，人们很可能期望我们将哲学看作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各门科学的混合物”、“各门科学的综合物”或“科学知识”。但是，那些必须当作是有效知识之素材（一种不可更改的素材）的各门科学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各门科学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得出的是其他的结论，还是更具科学性的结论？那些受科学诱惑，同时在探求一个完整而圆满经验世界的人，必定会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如此，无论我们在（例如）科学经验世界中会发现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可能将这一经验世界摒弃为纯粹无用的东西而在它之外的不同世界中寻求一种哲学；这样一种逃避方式未免过于简单。即使难以获得真理，我们也不能将什么东西摒弃为纯粹的谬误。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考察角度，以便借助这一角度来确定任何经验世界的相对有效性；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评判标准。而探求这一考察角度也就是在探求一种哲学。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一角度，即使我们不能创建一门哲学，至少也能找到用以创建一门哲学的基础。

这样，我认为哲学经验是一种没有预设、没有限制、没有限

定、没有变更^①的经验。哲学知识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完整性。哲学家只不过是思维的牺牲品。而且，哲学看来是一种心境，因为我们不会总是致力于追寻经验中具有终极完满性的东西。一个人不可能只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充当其他任何角色，否则，他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不是一个人。的确，这样的生活将是火热奔放的，同时也是枯燥乏味的，是不会持久的。但哲学中合乎要求的東西仅仅是那些确证的、完满的东西——人们很少希冀这样的东西，并且也极少有人会获得这样的东西。人们只是出于对哲学本身的兴趣而追求哲学。这种追求要依赖于不受外在兴趣特别是不受实践兴趣的干扰。普及哲学同时就是在贬低哲学：对哲学的普遍需求即对哲学贬值的普遍需求。或许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苍白抑郁的哲学，只有很少人在通往哲学的道路上行进着。（就实践生活而言），大多数哲学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福音，而是一种逃避，对我们而言，这或许是唯一一种最为彻底的逃避。

本书的目的是揭示这一哲学概念的主要含义。在这一过程中，我只提出一种总体性的观点。我并不想构建一个体系，而是

① 在本书当中，奥克肖特频繁使用了“arrest”、“modification”、“failure”等词语。作者认为，经验中存在一种朝着获得一个连贯的经验世界前进的趋向，但这一运动趋向通常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一运动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点上都有可能被阻止、被限定（arrested），或被改变、被变更（modified）。从经验的这种限定或变更中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作者称其为经验的模式（modes of experience）。历史学、科学以及实践都是连贯的经验总体中的某个点上被限定、被变更的产物。由于经验的本性不断向绝对连贯性迈进，因而较之具体连贯的经验总体即哲学而言，任何一种限定物（arrest）或变更物（modification）都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它们都不能提供经验中的终极完满状态。因之，较之哲学，历史学、科学、实践等经验模式在连贯性方面都存在着某种缺陷或不足（failure）。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arrest”、“modification”、“failure”依次译为“限定（物）”、“变更（物）”和“缺陷（物）”。

想清楚地考察和确切地把握一个完整观点，即哲学是一种没有限定、没有限制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始终是批判性的，它不为一些次要的、片面的、抽象的东西所干扰和曲解。这一观点必定是短暂易逝的、不易理解的。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这些困难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经常发现白天会使那些在晚上看起来很清晰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但最终，我依旧满怀信心，我已经设法表达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观点。由于这是我的一种观点，同时由于哲学的存在并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使我们的观念清晰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上述观点只是一种个人观点。但是由于我能够提供这一观点赖以存在的基础，因而这一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观点。不能说因为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就想声称我本人的独创性。这一观点所包含的任何真理成分可能已被前人提出过，即使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如此。

即使哲学被视作一种没有限定或限制的经验，它也仍然需要对经验当中所出现的限定加以解释，至少应确定这一限定所具有的特征。的确，按照这一方式加以理解，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门哲学所应做的主要事情。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经验并不会因为拥有多少抽象的范畴或假设而变得清晰，反而会被许许多多外在的意图所迷惑和曲解。除非我们异常幸运，否则，一种清晰、明确的经验只有通过一种批判和否定过程才能够获得。在哲学当中，否定过程要比创造过程更需要人们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因而所遇到的困难也肯定要大的多。但在哲学当中，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否定掉就可以的。一种经验形式只有当它不能提供经验中合乎要求的東西时，它才是荒谬的，并因此要被否定掉。但是，并不是仅仅通过忽视或不理睬这种经验形式就达到了否定的结果。否定就是要展示那种使一种经验形式缺乏连贯性的谬误或错误的实质；这样做，既是为了发现错误当中的半真半假的陈述

(half-truth)，也是为了发现半真半假陈述当中的错误。

因此，我首先要考察一下作为整体以及为自身而存在的经验与经验的各种限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考察一下这些限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我想要指出的那样，这是要考察具体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要考察任何一个抽象世界和另外一个抽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对于第一个论题，我现在不想做过多阐述；人们经常考察这一个论题，并且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论题。但第二个论题，人们很少讨论它；由于这一问题具有一种非真实性的意味，因而要考察它还需要作出某种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是否属于（例如）历史学、科学或实践，这一问题看来是将一条毫无结果的纯粹主义原则引入到了具体经验整体当中；这至多会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最糟糕的情况，这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卖弄学问的机会。的确，那些其兴趣在于对其中不管哪一个经验世界进行解说的人而言，不管他们研究的是否为一门科学，他们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当我们考察表述和讨论这一问题通常所采用的方式时，每一种方式都会表明这一问题的无效性。为某种混淆所烦恼是思想颓废没落的表现。但这并不是我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这是因为，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除非这些经验形式被分离开来并保持着独立性，否则我们的经验就无法抵制极为诱人、极为可能的错误——答非所问(irrelevance)。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错误和混淆，考察这种答非所问和南辕北辙(cross-purpose)（这是由于没有确定例如科学经验或历史经验的确切特征而引起的）时，我们不可能认为，就这些论题提出自己观点的人，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将整个事情贬低为一件纯文字事情，（当这种问题被马马虎虎地回答或被全然弃置一旁而不作出什么回答时，就会出现这种